

## ◆故土珍藏

## 桂花淡淡香

陆曼玲

去年秋天,桂花姗姗来迟。今年由于酷暑天早,秋分已过,还不见桂花的踪影。莫非干旱早已使桂花无力绽放,将缺席于盛秋爽亮的阳光中?

今晨推开窗户,忽闻一阵淡淡的香味随风飘来,心中甚是欣喜,急忙下楼来到桂花树下。看那青绿的树叶中,星星点点绽放的,不是桂花是什么?我深深地吸一口气,将清晨的凉风与馥郁的花香一并吸入,顿觉神清气爽!这些米粒大的花朵儿虽然迟来,却不会爽约。它知道我念它想它,便不顾秋暑天早,终于来了!

盼望桂花树开花的何止我一人,桂花树下,晨练的人们都翘首以望,寻找着如星星之火的娇小的花儿。

忽地想起李清照那首著名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……”喜欢以花喻人的女词人,这次以群芳作衬,以梅菊作比,既表达了对桂花的由衷赞美,亦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。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,性柔色淡,不及其他花卉浅碧深红,却以清香名冠中秋,让梅嫉妒,让菊羞愧,让一缕清香绵延古今。那一簇簇、一团团的花朵虽不艳丽,却自有一身风骨,一种格调,留香秋风,吹醉市井,使人在秋的绚烂中感受秋的味道,并循着花香去到你梦魂萦绕的家乡,浸润入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儿时我居住的小城桂花树不

多,好像武冈师范里有,文庙里有,再有就是离城五里的沙子岗有。沙子岗的桂花树很大,树冠亭亭如盖,像撑起的一把巨大的伞。开花季节,香飘十里,一出城门就能闻到。

沙子岗是去舅舅家的必经之路,每年我都要走上几回,虽然每次都在桂花树下歇息,却从未见过桂花树开花。小学毕业后,因故没学上了。等到秋天,突然想起沙子岗的桂花树,应是开花了,何不跑去看看。说走就走,也没邀人,独自前往。出了城门洞,过了上山桥,走过六合街,就是通往沙子岗的长堤。路平且直,行人不多,我边走边数电线杆子,边看资江水流淌,心情很是畅快。

走着走着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桂花香,沙子岗快到了,我赶紧加快脚步。香气愈发浓郁,终于看到那棵如撑着把巨伞的桂花树了。树下坐着很多人,都是或进城或回乡的农人,在此歇歇肩。走到树下抬头一看,每个枝丫丫都开满了花,是淡淡的黄色,密密匝匝地挤成一团,好像夏夜的繁星缀满天空。这时一阵风吹来,那花便纷纷扬扬地飘下,落到我的头上、肩上和衣服上。我轻轻地捏起一朵,花是四瓣的,很小,很轻,很朴实,既没有娇美的形态,也没有鲜艳的色彩,委实太普通太一般了。放进嘴里嚼嚼,淡淡的没有任何味道,我不禁有些失望。我想起了玫瑰,那么的鲜红艳丽。我想起了芍药,

那么的妩媚妖娆。而这桂花小如尘埃,淡如清水,有何美丽可言呢?我返身离去,那花香却如影随形,似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我。这时风也强劲地吹起来,桂花扑扑簌簌地往下落,地上竟覆盖了薄薄一层。好一场潇潇的桂花雨,那种气势、那种壮美竟不是任何花能相比的。我顿时醒悟:一朵桂花确实轻如鸿毛,小如微尘,但无数的桂花集聚而开,便是一团、一簇、一枝、一树,它是任何独自开放的花儿不能相比的,原来桂花是抱团而开,依势争芳啊!它将成千成万的花朵开在一起,像蜜蜂筑巢一样筑出一个花的世界;将成千成万朵花的清香聚在一起,像蜜蜂采蜜一样酿出秋的芳香,这就是桂花的美、桂花的韵、桂花的魂啊!

清照抱怨屈原的《离骚》写尽天下百草千花,独不写桂花,这到底是屈原的疏忽呢,还是文人雅士各有所爱?其实,屈原咏《橘颂》,陶公爱采菊,陆游喜梅花,都是以花喻人、以物托志,诚如清照之爱桂。小小巧巧的桂花,玲珑可爱的桂花,隐于枝叶之中,只将那清香徐徐散发,却将秋酿出味道,将人的味觉里掺入一缕花香,桂花酒、桂花茶、桂花糕……哪一种花能这么深切地进入你的生活?

淡淡桂花香,浓浓故国情,不知沙子岗的那棵桂花树,如今安在否?  
(陆曼玲,武冈人,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局)

## ◆六岭杂谈

前几天,老战友程有元从武汉给我寄来“美篇”结集《迟来的荣耀》。其中的十个美篇,都是他用心用力做出来的,我自然用心用情细读赏析。

这个“集子”共137页,近3万字,可谓字字珠玑,句句闪光。他用我写的两篇文章和邹萍写的《我的父亲》等,制作了美篇《迟来的荣耀》(有用元这个美篇的名字,做了整个集子的标题),讲了从某师后勤部转业到邵阳市卫校任副校长的邹辉的故事。邹辉1948年参军,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以及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,跟随百万雄师过大江后,参加过金沙战役、衡宝战役……可是他从来没有宣扬过。有元战友写道:“在历史的浩瀚星空中,英雄如同璀璨星辰,有的瞬间闪耀,有的则默默积累光芒。今天,让我们揭开邹辉这位英雄的神秘面纱……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并铭记每一位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,无论他们是否曾被时代所铭记。”

有元战友在美篇《人之相知,贵在知心》中说:“军旅人生,有着太多的不舍和牵挂;军营岁月,留下了太多的汗水与泪水;退役之后,有着太多的回忆和情思,挥之不去的则是战友的深情厚谊。战友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遇,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

## 赏析美篇《迟来的荣耀》

伍想德

……”此外,关于我的美篇《牵手老伴游华山》,有元战友点评说:“巍巍华山之巅,见证‘松’‘柳’之恋。立根石岩,头顶苍天,冰雪压不垮,暴风吹不散,相濡以沫,终生相伴,这就是老伴,老伴。”

集子中,有元战友共搜集了142张图片,张张闪靓,溢满情谊。他在制作《尾摆长江掀巨浪,手摇桨划游四方》等美篇时,选择了从1988年初到2016年底的照片25张,其中有我俩在师部大门最后着军装的合影,以及前些年战友相聚长沙时我俩的合影。在制作美篇《迟来的荣耀》时,他搜集了老英雄邹辉从参加战斗到养老的24张图片。其中,2018年清明时节,邹辉带领子女前往荆州凭吊为解放古城而牺牲的战友时,在城墙上和城门下拍的照片,尤其珍贵。

我的“姨妈的‘养生术’”一文发表后不久,我的百岁老姨妈任小英就因摔伤去世了。有元战友深情地做了一个悼念美篇《任小英姨妈走了》,配上13张姨妈和亲人在一起的照片,让我很是感动。

另外,在每一个美篇中,有元战友都精心配上了动听的歌曲。优美的文字、精美的图片,加上动人的音乐,让这些美篇格外吸引人。(伍想德,原市委委员、宣传部部长)

## “坐着说教”与“蹲下拍照”

杨能广

国庆长假期间,我来到儿子工作的某城市探亲兼作“微旅游”。看了几处小有名气的文旅项目,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,没想到被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学生耀辉看到了。他马上给我来电,说一定要见上一面,并要请我吃个饭。

在我多年的从教经历中,耀辉是让我难忘的学生之一。他十分聪明,伶牙俐齿,但学习习惯不好,上课不是打瞌睡,就是与人交头接耳,或者欺侮个子小的同学。我每次对他进行思想教育,他总是嬉皮笑脸,无理也要狡辩,说什么上课打瞌睡是因为寝室太吵晚上没休息好,上课讲小话是和同学探讨学习问题,和同学打闹是增进感情。面对这样一个“滚刀肉”,真是让人笑也不是恼也不是。有几次被我批评得很严厉了,耀辉就下次一定改,然而没几天却故态复萌。

我不愿意放弃耀辉这样一个集聪明、能言善辩与“吊儿郎当”于一身的孩子,于是每天给他单独安排学习任务,并且在当天放学后认真进行检查,不过关不放手;还每天放学后陪他散步,谈师生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同时,为了让他发挥其能言善辩的能力,我常让他参加学校、镇里的文艺演出和演讲赛,他都获得了好名次。慢慢地,耀辉的学习终于步入正轨,后来顺利考上了高中、考上了大学,现在已成为某单位的中

层领导。

师生见面,耀辉除了请我吃饭外,还陪我玩了几处景点。在游玩过程中,有一个细节让我吃惊而且感动。那是在合影的时候,身高一米七八的耀辉,每次都在身高仅一米六的我旁边蹲下身子,蹲得比我要矮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蹲下来拍照?他庄重地说:“老师,我不会忘记你以前每次叫我到办公室的时候,都让我坐下来说话。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在你身旁蹲下来,在我心中,老师永远比我高大……”

原来如此!确实,我昔日曾在办公室对不少学生进行过教育。但是,我坚持一个原则,学生只要不是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,我都会让其坐下来,心平气和地对其进行开导,有时候还拉着他的手,接着他的肩膀。“和风细雨”比“暴风骤雨”的教育效果一点也不差。爱学生就要与他们平等相处。教师如果能把学生放在平等的地位,信任他们,尊重他们,视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和共同探求真理的伙伴,那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“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”这也算是个很好的例证吧。

关心下一代  
教育好孩子  
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灯笼花

杨萍 摄



## ◆人物剪影

## 谢师傅

薛健

四十年前,我入职的单位是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,坐落在邵阳市双坡岭。带我学艺的师傅姓谢,是一位不苟言笑但幽默的人。谢师傅个子不高,办事却雷厉风行,说话掷地有声。我初来乍到时,有所不适,不是丢三落四,就是错误频出,都被火眼金睛的师傅发现并补救。那时,没有电脑,所开具的工艺单全是一笔一划手写的。开单忙的时候,坐一上午屁股都没挪动。师傅常讲:当天的事当天做完,眼前的事迅速办。于是,有时过了吃饭的点,我和师傅还在忙碌……忙起事来,师傅很少说话,一门心思做工艺策划和生产安排。闲暇时,师傅喜好读书和运动,是厂里的文体积极分子。

那时,厂里的灯光球场经常有篮球比赛,当裁判的师傅自然也常在球场上来回跑动……那手势做得标准且潇洒,那哨声吹得专业而清脆。我思忖:漂亮的师母,可能就是被师傅那手势那哨声撬动了芳心吧。还有呢,师傅的书法也是可圈可点的。那时厂里经常放电影,

而礼堂门口贴的海报就是师傅写的,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,甚至议论。当然是议论字写得好。那时,写一手好字,可招人艳羡呐。没想到工作上严谨务实,生活中浩气凛然的师傅,竟如此多才多艺,让人可叹可敬!

我和师傅坐一间办公室,均倚窗而坐。到了春天,不仅推窗可见那棵玉兰树上盛开的白莹莹的花朵,还能闻到一缕缕清雅的栀子花香。难怪有些人来到我们办公室办完事,还想久坐一会儿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偶有女生造访本“府”。当时厂内有所技校,食堂和浴室都是共用的。当那位笑靥如花且长发飘逸的女生进了办公室,师傅便停下手中的活儿,掏出自制纸烟,溜了出去……

在这间办公室,我与师傅共事五年。其实有两年我脱产进修去了,只是放寒暑假回来帮帮师傅的忙,现在想起还有些愧疚……本来两个人做事就非常之忙,我一走,师傅不是更忙更辛苦了嘛。若当时没有师傅的赞同,我也就混不到一

张大专文凭。那时颇重视文凭,往往一纸文凭就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我纯属跟风,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,也没想改变什么。

两年后回厂,一切如故。我仍然做着同样的事,依旧井然有序地接单开单,依然在师傅的眼皮底下踏实做事,坦诚做人。但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……或许是因为那届技校的学生毕业了,那个笑靥如花的女生消失了。那阵子,食堂也少了许多青春的气息,澡堂也没了往日的嬉戏打闹声。一切,悄然在变……

一年之后,我调往湖南文艺出版社,那是我向往的地方。十年之后,我“改行”成了编辑,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……后来,我退休了。这几个十年间,见师傅的次数并不多。改行前因工作关系,每年还能与师傅相见。改行后,几乎就没见过师傅了。这回,是时隔十余年后与师傅久别重逢,在师傅之家里。见面时,自是高兴,并非激动得不行。因我们都老了,早已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,但心里仍有万般思绪。说着往事,感叹峥嵘岁月,师傅的眼里明显有泪光闪烁。我也几度哽咽。

临走时,看到满头银发的师母搀扶着削瘦苍老的师傅,在微凉的晚风中相偕而行,我被深深感动了!

## ◆岁月回眸

## 煤油灯下的温馨

申云贵

我童年的时候,乡下还没有通电,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。

煤油灯由玻璃制成,灯脚像个倒扣的小喇叭,中间挺着个圆鼓鼓的大肚子……这东西虽小,却“五脏”俱全。夜像一块巨大的黑布,缓缓落下,小虫子的叫声从四面八方扑来。奶奶划一根火柴,点着煤油灯,橘黄色的灯光瞬时充满整个屋子。像看到了信号,我“捉住”还在欢快转动的陀螺,跑回了家。“打油板”的弟弟收起战利品,也跑回了家。不久,父母锄头上挂着月亮回来了。奶奶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。先煎着烧火的妹妹则忙着摆筷子。桌子上,红薯冒着热气,咸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

“看么子看?还做客啊,快呷!”父亲看了我们一眼,夹起一块红薯,一口咬掉了半截。像听到了“圣旨”,我们立马动嘴,咬红薯的“啧啧”声,嚼咸菜的“咯吱”声,响成一片。母亲从自己碗里夹一个红薯放到父亲碗里,说:“我呷不完。”奶奶依葫芦画瓢,也夹一个红薯放到我碗里,说:“你帮我呷一个。”煤油灯站在窗台上,灿烂地笑着,偶尔爆一个灯花,不知是为谁喝彩。

呷完饭,奶奶赶紧把桌子收拾干净,然后洗碗。母亲拿出我下午扯的猪草,蹲在灶台旁,“噼噼啪啪”一阵猛剁。父亲把窗台上的煤油灯移到桌子上,端起水烟壶,“咕嘟

咕嘟”吸起来。我摊开本子,开始做作业。那时好奇心强,我在本子上写一会,就要瞟一眼父亲手里的水烟壶,又瞄一眼母亲手里的刀。这些小动作常常瞒不过父亲的眼睛。他大声喝叱:“做作业就做作业,东看西看看么子?”我赶紧坐正身子,眼睛直直地盯着作业本。父亲收起水烟壶,坐到我身边,看我做作业。“你这个‘民’字在‘困眼困!’”父亲忽然大声说。我赶紧用橡皮把写歪了的“民”擦掉,重新写了一遍。“你这个‘家’像么子?这一撇到余湖山了!”父亲又大叫一声,连桌上煤油灯的火苗都抖了抖。我赶紧又把“家”字重写了一遍,额头上冒出了汗珠。母亲停止剥猪草,走到桌旁,看了一会我的作业,然后拿出一块手帕,轻轻擦去我额上的汗珠……

我每晚都要被奶奶骂几回才肯上床睡觉,常常一觉醒来,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,原来奶奶还在纺棉花。老纺车发出“吱吱”的喘气声。奶奶手里的棉花和她的头发一样白。隔壁屋里也亮着灯,还有轻微的“嘶嘶”声。那是线抽动的声音,母亲还在做布鞋。奶奶发现我醒了,轻轻唱:“虫婆飞飞,飞到园里……”于是,我又闭上眼睛,枕着纺车的“吱吱”声,进入了梦乡。

一盏小小的煤油灯,照亮了我的童年,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